

0509

· 革命回忆录 ·

从陕北到鄂尔多斯

田 万 生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前 言

在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把优秀干部不断派到伊盟，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革命老前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奋斗，为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彻底解放伊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鄂尔多斯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了把这些历史资料保存下来，教育后代，继往开来，我们正在组织力量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希望革命老前辈积极支持，密切配合，亲自动笔，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田万生同志是开创伊盟革命根据地的老前辈之一。他的回忆录初稿已于最近写完，现在印成单行本，送给有关单位和同志，以便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充实和完善。

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一 陕甘根据地的扩大·····	1
二 攻打横山·····	5
三 会师前后·····	9
四 围城打援·····	16
五 乌审工委建立·····	19
六 西安事变·····	23
七 两次脱险·····	26
八 六月风波·····	29
九 到王爷府去·····	34
十 蒙民参观团在延安·····	37
十一 在中央党校·····	43
十二 两次被围·····	46
十三 苟池事件·····	51
十四 在大生产运动中·····	53
十五 “三·二六”事变·····	55
十六 阿拉庙起义·····	59
十七 乌替战斗·····	64
十八 内战爆发·····	68
十九 胜利反攻·····	73

二十 抓获特务.....	7 5
二十一 解放鄂旗.....	7 6
二十二 镇压叛乱.....	7 9

一 陕甘根据地的扩大

水瘦山穷的陕北，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地主老财的敲诈盘剥，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变得更加凄凉和悲苦了。一年四季，到处都有讨吃要饭的穷人，经常看到暴尸荒野的饥民。

早年，我的老家住在榆林。我父亲七岁时，碰到大饥荒，当地活不下去了，全家讨饭来到横山。爷爷给人家当了一辈子长工，在我四岁那年离开人间。父亲一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到处揽工受苦，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三十六岁就过早地去世（当时我十五岁）。父亲病故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日子更难熬了。

一九二八年，陕北赤地千里，又遭了大年谨，许多农民颗粒无收。一九二九年春，饥荒降临了。地主老财高价坐粮（两块银元还买不来一升米），高利贷者乘机放债。穷苦老百姓吞糠咽菜，最后把树皮都吃光了。有的人逃荒到山西，有的人卖掉妻子儿女，有的人竟活活被饿死了。山梁沟洼，大路小路，到处都是摇三晃的饥民。他们揽工受苦没人雇，讨吃要饭无处走。有钱人嫌穷人打搅，整天恶狗看家，关门闭户。饥民们站在外面，有的乞哀告怜，有的怒声叫

骂，对他们恨透了。我的亲戚中，就有五家卖了子女的。我的姨夫先把女儿卖给人贩子，一个月后又把老婆也卖了，但还是没有办法，不久便饿死在要饭的路上。

那时候，我家的生活也一样凄苦，粮食吃完吃糠菜，糠菜吃完吃苣子（粮食粒硬壳外面包的那层草皮，通常做猪的粗饲料）。我的十七岁的二兄弟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只好忍辱受辱外出要饭，一走就是几个月。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谋生的地方，到十二里外给一个叫张子清的地主当了长工。这个地主比我还年青，个子短粗，对穷人非常苛刻。他雇着三个长工：两个种地，一个放羊。我是种地的。每天鸡一叫，地主就把我们喊起来了。春天送粪耕地，夏天锄耨庄稼，秋天收割碾打。秋天的苦最重，地里的全部庄稼都得爬坡下洼，用绳子一背一背地背回来，直到小河流凌时还背不完。清晨，凉风嗖嗖，寒气逼人。我们一趟又一趟光着脚涉水过河，冰碴刮破皮肤，河水冰冷刺骨，关节发炎，腰腿疼痛，但地主却视若无睹，不闻不问；照样鸡一叫就喊我们出工。干活是这样，吃的如何呢？那时候，地主专门给我们另做饭。他们吃的是精米白面，我们吃的是苣子、野菜掺少量粗粮的窝头、稀饭。这一年，地主一共给我二斗大麦碴，顶了当长工的全部工钱。

我当长工走后，青草渐渐绿了。我的母亲和家里的人每天在河湾里挖野菜。七月份，他们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向地主说好话借了三斗粗粮，答应下秋天还他。但秋后交工时，无法偿还，地主不依，又逼着我给他继续做了一年长工，顶了借他的三斗粮食。第二年交工时，我正打算回去，这个地主却积极张罗要做“官”了。他组织起一个二十多人的民团，派我给他们驮粮送信，跑腿打杂。当我提出准备回家时，他说我搅乱了他的军心，把我用棍子狠狠打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就跑回去了。

极度的贫困把穷人逼上梁山，断肠的饥饿又迫使他们铤而走险。陕北，这个历史上多次造反、屡树义旗的地方，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饥民暴动。他们吃大户，打盐局，包围县衙门，经共产党一组织，就变成有领导的武装斗争了。当时，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不久。家住陕西保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东征打北洋军阀、组织过渭华起义的刘志丹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革命经验，回到陕北的穷乡僻壤，在饥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发动土地革命，创造了陕甘根据地，使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看到了翻身得解放的光明前景。

陕甘根据地在一天天扩大着，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

一九三三年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始在我的家乡一带活动了。一天，我岳父家打发一个小孩来找我，让我黑夜去一趟。当天晚上，我步行十几里路去了，见只有妻哥何国富在家里。人安息后，忽然听见外面狗叫。不一会儿，家里进来一个男青年。我当时三十岁，这个青年比我小。我猜测是我妻哥约他来的。那人坐定后，朝着我问：“这是谁？”我妻哥说：“是我妹夫，叫田万生。”他顺便向我介绍，来的青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名字叫黄六。那个青年和我们拉了一阵家常，接着讲：“国民党造谣宣传说，共产党的红军是土匪，到处杀人放火。有的老百姓当真了，见红军一来就躲。其实，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解救穷人的。穷人要想吃饱穿暖，过好日子，就得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自己当家做主。你们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害怕。党组织以后会经常派人来，你们要帮助了解些情况，在群众中做些宣传发动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党的地下工作者，第一次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

这天晚上，黄六走后，我在妻哥家里住下了。他对我说苏区发展很快，那里的一些地主老财都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

仇恨共产党，给共产党和红军造了不少谣言，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他早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来往，动员我也参加革命活动，为党组织了解和反映情况，并严肃地向我指出，这些情况要绝对保密，对家里的人也不能说。

第二天，我心里热乎乎地回去了。

我的妹夫杨文耀，在榆林中学念书时就跟刘志丹同志搞过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由于亲戚关系，我们经常来往，他经常给我灌输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使我认识到，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革命迅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我的家乡一天天接近解放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秘密来往。我把平时搜集到的情况，如国民党的活动，群众中的反映，及时告诉我的妹夫杨文耀，然后由他报告党的地下工作者。

一九三四年，红军解放了离我家羊圈渠子八十里的石湾镇。冬天，我常出去做革命宣传工作。一九三五年二月，横山县解放了一半，解放区新成立了赤元县。我的家乡是赤元县八区。这时，我正式脱产参加革命，五月份入党，以后担任乡党支部委员、自卫军支队长，负责民兵工作。

二 攻打横山

陕甘根据地的一天天扩大，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国

国民党反动派万分惊恐不安。他们调动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五省几十万人马来“围剿”解放区，但都被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粉碎了。

我们家乡解放两个多月，红军主力到了延川县。赤元县只留下小股游击队活动。国民党榆林高石秀（军长）的“张团”（团长姓张，外号叫张胡子）乘虚而入，向解放区反扑。我们乡政府临时退到南山（铁青岩），坚持领导当地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旬，刘志丹同志带领红军北上，赶走张胡子，准备攻打横山。八月中旬初，曹动之（乡党支部委员）从外地回来，通知我到一个叫八岔儿的村子接头。我去后，他告诉我，主力部队上来了，要我把自卫军组织好，准备配合主力行动。第二天，刘志丹同志带领红军到了。我们接到命令：调一千自卫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攻打横山。十三日晚上，我带领调集起来的一千自卫军出发，在大雨和泥泞中摸黑走了八十多里，准时赶到阵地。横山城里，驻着国民党段宝山的一个骑兵团。十四日破晓，我军发起进攻，刘志丹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上午十点多钟，刘志丹同志命令我把自卫军带到山上，在山梁后隐蔽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他当时三十来岁年纪，高个子，瘦身材，长形脸上留着八字胡。八月天气，他站在离我几米远的沙岭上，上

身的衬衫敞着怀，一手叉在腰间，一手拿着望远镜，不住观察横山城里敌人的动静。看到敌人在城里来回走动，他命令身边的两门迫击炮开火，炮弹打得不多，但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街心爆炸。游动的敌人死的死残的残，其余的慌作一团，赶紧钻进老窝，躲藏起来了。刘志丹同志经过进一步仔细观察，发现城楼内集中着一伙敌人，又命令炮兵向城楼开火，“轰隆”一炮就把城楼炸毁了。我军阵地上爆发出一片欢呼。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不断从我们的阵地上空“嗖—嗖”地飞过去，战士们随时都可能伤亡。我们的自卫军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少数人见到这种场面，难免有些紧张。刘志丹同志看出了他们的情绪，在指挥战斗的间隙回过头来，笑着对自卫军战士说：“枪子响，那可高啦，你们不要怕！”他泰然屹立在沙岭上，在枪声和弹雨中沉着地观察敌阵，指挥作战，我们都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一次，我从自卫军隐蔽的地方爬到他站的沙岭上，想看看整个战场的形势，但立即被他推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同志，下去，不要上来，小心野子（飞弹）碰着。”

刘志丹同志的先锋连，是一百四十名十六至二十岁的小伙子。战斗中，先锋连的战士们一直在志丹同志的跟前集合待

命。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志丹同志有时还回过头去和他们说笑逗玩。我们感到他十分爱护士兵，和士兵的关系非常融洽，士兵们也十分爱戴他。上午十一点，刘志丹命令先锋连攻城。勇士们在连长的带领下，象猛虎下山一般，一声呼喊就冲了上去。他们嫌天气热，为了冲锋利索，把上身的衣服脱得净光，下身只穿着一条衬裤。敌人借城固守，拼命抵抗，我先锋连两次冲锋都没成功。志丹同志眉头紧锁，面部表情严肃，看上去十分刚毅坚决。他挥了挥手，又命令先锋连第三次冲锋。这时，段宝山的队伍在我军的反复猛攻下，已经慌慌不安，变成惊弓之鸟了。我们看到敌人备好马匹，打开城门，准备弃城从东边的平滩逃跑。刘志丹同志立刻命令红四团团长吴亚雄：严密封锁敌人，一个也不让逃跑！吴亚雄刚带领红四团下山，敌军果然一窝蜂似地逃出城门。我军十多挺机枪“哒哒哒”一齐开火，敌人遭到迎头痛击，赶紧龟缩回去，关上城门，再次负隅顽抗起来。

到下午一点，我军攻城不克，决定撤兵。指挥部一个穿着衬衫、外套黑砍肩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自卫军停留的地点，传达刘志丹同志的命令：自卫军把伤兵抬到后方，妥善安置，一个也不能丢下；红四团掩护自卫军转移。我们没有现成的担架，就向附近的老乡借了些门板，把伤员抬到后方。

刘志丹同志带领红三团和另外两个支队去执行新的任务。他们暂时放弃围攻横山，向南走了。第二天拂晓，传来胜利的捷报：他们在三黄岗镇消灭了国民党的四个连。

三 会 师 前 后

攻打横山不久，我们八区扩大，成立长城区（特区）。我被选为苏维埃副主席、党团书记。一九三五年十月，国民党趁红军主力南下，对解放区进行大“围剿”。我们区政府转移到南山，集中力量扩大和整顿地方小股游击队，通过宣传稳定地方群众的情绪，附带扩大地方苏区。秋风凉了，遍地落叶，最冷的时候还飘着雪花。我们餐风宿露，在少吃无穿的艰苦条件下，和段宝山的骑兵辗转了一个多月。一次，我们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他们骑着马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追上了。我们没有马，立刻离开梁地，跑进附近的大沙窝。敌人的骑兵赶来，马身重，马蹄小，在沙窝中一陷老深，干着急跑不出去。等他们走出沙窝，我们早就上了对面的大山了。敌人望尘莫及，气急败坏，只好停止了追赶。

战斗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最能考验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人对革命的胜利丧失了信心，有的怕吃苦离队了，有的怕杀头偷跑了。我们区政府刚转移时出来二十几个

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六、七个人了。

夜到尽头，光明就快降临了。就在这个十月，在我们灾难最深重的时刻，上级派人送信到山，给我们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以前，上级领导同志经常给我们传达党内文件，作形势报告，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讲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几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我们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崇拜和爱戴。现在，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中央的主席，亲自带领中央红军来到了我们的家乡——陕北，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扑灭的中国革命之火很快就要漫天燃烧起来，变成燎原之势，心里充满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我们六、七个人兴奋地议论着大好形势，认为灾难解除了，革命就要胜利了，决心抓紧时间做好工作。在接到上级来信的当天晚上，我们区政府就连夜派几个同志回去，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报告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让大家安定情绪，做好思想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一九三

五年八月，徐海东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川陕长征到达陕北，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九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阻止已经长征到甘肃的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红十五军团英勇迎敌，进行反“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就在这时候，陕西省委和原红二十五军中执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顾大敌当前的局势，开始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所谓“肃反”，残酷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志丹等同志。他们诬蔑陕北红军是“流寇”；刘志丹同志“右倾”，是“右派”、“白军军官”、“反革命”。竟然把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关进监狱、准备杀害。原陕北红军的官兵气愤极了，坚决要求释放刘志丹同志，郑重地警告他们：不放就要使用武力。正当红军内部可能出现自相残杀的严重局面的关头，党中央到达陕北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了解到“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情况，下决心尽快处理好这个问题。在领导红军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后，立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同志，以后又对陷害刘志丹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应得的处理，使陕北

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欢喜若狂，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英明、伟大、正确。

十二月，我们区政府还临时住在贺家岭。那时，地方上组织了联防哨，专门观察和报告敌人的动静，规定有情况时白天喊话，黑夜放火。一天，放哨的民兵突然报告：“南面上来队伍啦！”我们出去一看，果然开来不少兵，但弄不清是什么人。过了一会儿，山头上放哨的民兵朝来的军队喊：“站住！你们是什么队伍？”对方立刻回话：“我们是刘志丹的红军！”大家一听是刘志丹的红军到了，就象久别的亲人来了一般，顿时欢呼起来。这时，刘志丹同志的通讯员小黄已经先一步来了。他和我们打招呼说，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上来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村里，忙着给子弟兵倒腾房子，准备做饭。不一会儿，大部队就到了。季节已进入滴水成冰的隆冬，地面上铺着半尺深的积雪，天气冷极了，但红军战士还没有穿棉衣，只是套着几层单衣御寒。他们生活如此艰苦，军纪却十分严明。他们不仅不住老百姓特意腾出的暖房热炕，就连老百姓的院子也不进，一到村里就把外边的几排没有门窗的破窑洞打扫干净，架锅提水，寻柴做饭，挤在里面住下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不由地想起过去老百姓对红军的赞扬。他们说，刘志丹的红军非常爱护群

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行军途中不踩庄稼。遇到特殊情况需要从庄稼地里走过，不论有多少人都踏着最前面那个人的脚印，就象一个人走过一样……

这回，我又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他从狱中出来不久，脸色有些憔悴，但表情还象从前那样刚毅。志丹同志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接着告诉我们，红军这次上来是打横山和保卫苏区的，指示我们早点回去，整顿地方组织，做好地方工作。我们又是高兴又是激动，连第二天也不等，当晚吃过饭就连夜赶回去了。

我们和刘志丹同志分别了，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别。一九三六年初，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兼北路军总指挥的刘志丹同志，带领陕北红军东征抗日。红军沿途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阻挠和堵截，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四月，部队到了山西省中阳县。在激烈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同志不幸阵亡了，牺牲时才三十三岁。噩耗传来，中央领导同志和陕北广大人民、红军战士悲痛极了，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哀悼。

刘志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正因为这样，毛主席称颂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毛主席还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